



情悠悠

蒋生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情悠悠

蒋生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1996年10月

(陕)新登字012号.

责任编辑: 马 珂

封面设计: 符秉孟

封面题字: 黄立安

电脑排版: 黄荧炽

· 夏耘集 ·

情 悠 悠

蒋生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32路 邮政编码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宏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50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7—5418—1243—9/I · 245

定价: 9.50元



作者简介

蒋生，字怀亮，广东雷州市纪家镇人，曾种过田、守过猪、跑过生意、教过书、坐过镇府办，现是纪家镇专职报道员。

多年来，在县、市、省及国家级有关报刊已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故事、诗、对联、雷歌、通讯等近30万字。系湛江作家协会会员，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诗社社员，雷歌研究会理事，雷州市文联委员，雷州作家协会理事，广播电台特约记者。

序 一

何银华

负责地方报纸文艺副刊编辑十多年，接触过各种类型、各种层次的作者。看到他们耕耘的收获，编者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地方报纸的文艺园地，是众多作者走向文学殿堂的第一级阶梯，踏上了第一级，才有第二级、第三级。他们满怀信心地自我奋斗，有的上去了，创出了辉煌，在文学天地间占了一席之地；有的则仍然在基层摸索着，苦斗着，好不容易才露出点曙光。蒋生就是其一。

记不清是那年那月那日认识蒋生的，反正时日不短了。他是十足的乡下人。第一次来到报社，怯生生的，对报社，对编辑记者大概有一种神秘感。无疑，他是壮着胆子来的，既急于见到编辑，又不知编辑为何方神仙。交谈中，他那夹着浓重雷州音的白话或普通话，说起来都不那么顺畅。显得别扭。编辑对作者来访自然欢迎，更何况是远道而来的农村作者。见编辑热情随和，他才少了那份尴尬。

从他的自我介绍中得知，蒋生的文学之路走得十分艰难。他原是个收入低微的民办教师，十多年后才由县文联、

文化局推荐任镇政府的报道员。养家糊口的生活担子压着他，有时甚至连买稿纸也觉得手紧。他的学历也很浅，只读过小学五年级。可想而知，涉足文学创作，步履何等维艰。好在他失学不丧志，他从小就迷上小说。失学中发愤，他读了《五虎平西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西游记》和《林海雪原》等好多古今中外名著。书是千方百计借来的，得争分夺秒地读，中午读，晚间挑灯阅读至凌晨三、四点。借不到的书，他就靠到外边打工的积攒或省下来的三五升米去租借。各种磨难和对文学的痴恋，使他身体每况愈下，眼睛肿了竟致双目失明。后四处求医才得重见光明。现在架在他鼻梁上的，是一副较厚的深度近视镜。说到爱情和婚姻，简直有点传奇色彩，有点戏剧性。他的第一篇作品在某报发表后，竟使粤北连山的一位名叫李意芬的村姑产生共鸣，成了知音，于是有了书信来往。千里姻缘一线牵。通过鸿雁传情，不久，他们便喜结连理，粤北姑娘在雷州半岛落了户。李意芬是冲着蒋生对文学的痴情而来的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两位文化都不怎么样的男女，共磋起文学来，双双有作品见诸报端。

读过蒋生作品的人，都切实感到：文如其人。不管是他的小说、散文或报告文学，都渗透着质朴，信笔写来，少见雕饰。乡土味浓浓的，乡土情也浓浓的。他笔下的人物，大都是乡间普通人：叙述的故事，也几乎都是乡间普通的事。无疑，每个人物，每则故事，都倾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，体现着作者的爱憎，是经过提炼和加工的产物。我钦佩他在十分艰难的困境中从事文学创作，也高兴地看到他十多

年从十分幼稚逐步走向成熟。除了新闻报道，他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已有20多万字。虽不是字字珠玑，却是字字滴着血和汗。

从蒋生身上，我们再一次看到：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不管干什么事情，只要有一份热情和痴情，坚持不懈，锲而不舍，总可以走向成功。

在蒋生作品结集出版之际，谨致祝贺，并期盼他在创作上找到新的突破口，走向更大的成功。

1996年2月10日于湛江晚报

序 二

黄荧炽

10年前，经文友引荐，我认识了作家蒋生。

当时，蒋生是雷州纪家镇南塘小学的民办教师。

南塘小学破而旧，蒋生蜗居在一间小屋里。窗很小，空气潮湿而沉闷。那夜，蒋生正坐在如豆煤油灯下，挥汗赶写小说《城里飞来的凤凰》，头顶盘缠着一团嗡嗡而鸣的蚊子。灯光摇曳中，蒋生显得有些腼腆，手脚无措，忘了让座。其实也没座可让。屋里只有一张床，一只小凳，除床底垒有一堆书外，室内空无一物。

我们坐在床上和他聊。他有些木讷，不苟言笑。片言只语中，我隐约知道他的日子很苦，很累——他白天得上课，课余却需见缝插针，骑着破单车来去匆匆赶回家，或插秧或割稻，或锄草或砍蔗，一身臭汗一身泥。晚上，他得备课，然后忙中偷闲写文章。我读着他眼镜的圈数，不禁问他：“日子如此清苦，还有闲情写文章？”他矜持地搓着手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是视文学为生命的……”那时，视文学为生命的人，已经不多了。于是，我迫不及待操起《城里飞来的凤凰》初稿，信手翻阅了起来。

小说写的是雷州乡村婚宴上的一场闹剧。作品很有生活味，通篇弥漫着浓郁的雷州气息，简直是一幅形象生动的风俗画：新娘下厨炒米饼，新郎用扇敲新娘，村中长老打白虎……有一细节写得很传神——新娘“走进厨房，卷起袖口，将10来个糯米饼的包裹扒净，丢进热锅里，翻了几下，抬头四顾，嗖嗖！将锅中炒热的饼一个个铲起，抛至了半空。这时，围观者嘻嘻哈哈跳着，争抢米饼，恰似逗猴般……”很有声色！我不由拍案叫绝说：“太美了！”蒋生一听，霎时羞红了脸。文友抢白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蒋生兄是位多面手哩！他不但能写小说，还创作雷歌、对联和故事。他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也是佳作迭出的！”他石破天惊告诉我：“知道吗，蒋生兄只念了4年半的小学！”听了文友的介绍，欣赏了蒋生发表在县市刊物上的一大叠作品，我肃然起敬了。当时我料想，蒋生有朝一日会脱颖而出。为此，我直言不讳指出其作品的缺陷：人物形象较单薄。作为小说，固然不可淡化故事情节，但如果过分陷入情节的波澜跌宕中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塑造，是难出精品的……

后来，我惜别了作家蒋生，匆匆离开雷州那片热土，潜心在广州，追寻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了。但我是商人，商界硝烟弥漫，为了洗涤心灵，不时也附庸风雅写小说。因此，我与蒋生，算是同道中人，彼此不时有书信来往，并间或寻找机会见面。头几年，蒋生成果甚丰。三两年间，他在省市级刊物发表作品达30多篇，并加入了一些文学协会，作品也荣膺了许多奖。纪家镇政府求才若渴，将他上调到镇政府搞文字工作……

然而，几年后，我为仕途计，亦为稻粱谋，疏远了文

学，久违了蒋生。在广州，平时朋友来聊天，话题大多是生活中的油盐茶米醋。因此，无聊时我才偶尔关心一下蒋生，并不时怦然心动：蒋生怎样了？

那天，我出差海南时，顺路去纪家镇探望蒋生。

几年了，蒋生人还是那么朴实，明显有变的是他那副近视镜。细瞧，多了一些圈数。他住在镇政府一间12平米的平房里。那房间同样很简陋，一床一桌，只是多了一盏电灯，45w的。那是夏天，我进门时，嗅到一股浓烈的药味。当时，他正埋头书中，赤膊写小说，汗流浹背。我见状，鼻子不由一酸：“还在写哩，都什么时候了！”他一惊，连忙看表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抬头一见是我，这才霍然跃起，沏茶让座。我问他：“家境可好些了？”不料他马上脸色黯了起来：“不，还是老样子哩……”细聊始知，假日他还得赶回家里耕地。近日他在赶一个中篇，很困。前天在家犁田时，打瞌睡，一时把持不住让犁柄敲伤了。这不，锅里正熬着中药呢！我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劝他以后别写了，生存比什么都重要一些！他却老实巴交说：“可是……我说过，我是视文学为生命的！”

蒋生如此矢志不渝，我悲怆感不禁油然而生。

他忽视了我的表情，开始津津乐道：“知道吗，至今我又发了近20万字的作品！”那神情，似乎他发的是20万元横财！我反应淡漠，他却滔滔不绝：“对了！近日我想出版一本作品集，你给我写序！”

我听了很为难。为人作序者，大多是名流大家，我哪有作序资格了？前些天，雷州歌王何希春老师出版了一本雷歌集，我写了一篇出版说明的文字，不料老师比较客气，

当序言收进了书中，这事一直令我汗颜和忐忑呢！我说：“何银华老师已为你作序了，我无需画蛇添足了吧？”他一听就急：“喂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你就不想在我的集子中留点墨迹吗？”

之后，蒋生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，再三嘱我作序。那份感情异常真挚，令人感动。于是，我的桌面上摆上了这本《情悠悠》书稿。

应该说，士别多年后，蒋生已相当成熟和深刻了。这表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。在《桂花》一文里，作者就能深刻地透视了人物桂花的命运；《选秘书》一文对王场长的刻画也力穿纸背。我尤其欣赏他的《点麻子风波》。文章篇幅不长，才500字；事件也很小，夫妻点麻子而已。但由于角度选得好，作品几乎洞烛了一个时代的变态与荒唐。

同时，我发现蒋生的文笔已日趋娴熟了，并且已克服了追逐情节的毛病，开始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了。这在他的报告文学里可略见其一斑。如《只缘正气满心胸》一文，作者就能围绕“正气”二字作文章，将镇长蔡德时描写得活灵活现、形象生动。小说《动力》对那位司机唯利是图的嘴脸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的。

何银华老师说，蒋生的作品“渗透着质朴，信手写来，少见雕饰。乡土味浓浓的，乡情味也浓浓的。”我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。蒋生无疑是蘸着真情写作的，因此他的作品总洋溢着朴实的情愫，毫无矫饰。这一特色在《妻子小传》、《春暖寡门》和《后记》等篇章里较明显。特别是纪实文学《情悠悠》一文写得情真意切，令人颇受感染。作品倘能进一步提炼和浓缩，重点写三、四个感人的的人和

事，可能会更精彩一些。

当然了，正如蒋生在《后记》所说的，他文化程度不高，自学创作的时间又不长，这本作品集有点像“绿叶丛中刚刚张开的一片小叶，”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。但正因为是一片刚刚张开的小叶，所以才更具生命力。我相信，只要不懈努力，终会抽绿长枝，生发出一片翠碧的。

芳果在前，蒋生应该迟早会有脱颖而出的一天！

1996年8月20日于广州

弯弯曲曲的正直人

徐文学

正像有人认为世上不可能出现的事而出现一样，仅读四年半书穷得叮当响的我的朋友蒋生兄要出版文集了。想我钱不能帮力不能助，越觉得自己的窝囊。现在朋友对我无所求，只三番五次要我写点什么放进集子里，好作纪念。看来朋友是不惮于我连那三流文字都不是的所谓文章了。

生兄可谓命运多舛了。祖父吸鸦片早死，父辈已家贫如洗，却被划为富农，他自然也成了“地富反坏右”的残渣余孽。受此株连，他仅读了四年半书，便被拉回劳动。当初，小小年纪每看见村里同龄人背着书包连蹦带跳回家来或上学去，他便眼勾勾盯住人家的书包不放，甚至痴痴呆呆地望着人家身影消失，然后才跑回家扑进母亲怀里哽咽、抽泣。母亲流着泪抚摸着爱子安慰：“侬(儿)，别难过，不能上学，在家里也可以读。你找些书来，晚上学习，不懂爸教你。”生兄听懂母亲的话，此后，他劳动一回来，便封闭住门窗，孤灯只影在看呀读呀写呀，不问春夏秋冬，不管严

寒酷暑。其间闹灾荒，一天晚上，他学习到深夜，饥肠辘辘顶不住，爬上门前的树上摘嫩叶充饥，不意踩断树枝，竟从树顶栽下昏死去。幸好被一个亲人发觉救起。亲人说，总算他的命大，他摔在地上，头部与一块大石头只距离二寸远！

他进入青春期，出落得像一个儒家公子，听说偷喝了不少墨汁，有人怕他卧在阴沟旮旯里会变成蛇，不但常给他找荏子抓去办班，病了还强迫他干重活。有一次，他眼睛发病，生产队烧了一窑砖，热气烫人，却逼着他进窑出砖，从而使他的睛病不幸加剧而陷入了极度悲惨的痛境。

生兄的视力看不清东西，实在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了，队里才安排他当守门官，防猪牛溜出村吃庄稼和守猪栏。他一守就是五年。这几年间，村里同龄人相继娶了媳妇成了家，成双成对的从村门口出出入入，说说笑笑，而自己却是病魔伴陪，孤独寂寞凄苦如毒蛇缠绕着他的灵魂，但从表面看，他还活得像菩萨一样安详。一个燥热的满天乌云翻滚的夏天中午，他回家刚服完药，似鬼使神差的走出门去（平时服完药总要休息一下），顷刻风雨交加，一阵烈雷将靠近他草房住舍的一棵大按树拦腰击断，熊熊电火将他的草舍烧焦了。此时，他想起自己命运的不幸，心里感到无限凄酸，禁不住才淌下了一串串冰凉的苦泪。

生兄生来老实，打倒四人帮后，他得知报纸上说成都有一眼科医师，妙手如神，生兄决意到那里治病。他仅带着家人借来的200元钱，千里摸路到成都。不久，他认识一个有正式工作且相貌姣美的成都姑娘小叶。小叶知道他是一

个瞎子才子,又为人忠厚之后,她想到他在院外就医、人地两生,没人护理,上医院、买药、熬药、做饭是何等艰难呀!于是,她对他生起了怜悯之情,把他像对待亲人一样百般护理。一年后,生兄眼疾好了,人长得胖胖白白清清楚楚,使得小叶芳心眷恋,别情依依。此后,生兄矢志寒窗磨墨,苦心创作,很快发表了数篇农村题材的爱情小说,受到不少读者的好评。特别是他的作品表露出那丰富的人间温情,使许多少女引起对他的羡慕,并写信向他求爱。当时按他的年龄和生活,多么需要爱情的温暖啊,可他想到自家的贫困处境,都一一推辞了。然而,有一个叫李意芬的姑娘,甘愿贫穷,竟从二千多里外的连山县问路而来扑进了他的怀抱。前年,海南一姓覃姑娘还隔海对他射来丘比特之箭,可她哪晓得她的爱情已经迟到,生兄只好对她说声抱歉。

我多次对生兄提议:若在成都治病的基础上写成一部长篇小说,也许会使你功成名就,因为打倒四人帮后,人性复苏,人心向善,时代呼唤雷锋,而且他所占有的,环境动人,情节诱人,人物感人。而生兄执拗得很,他说:“我不能把我和小叶说成假的!”后来,他只写成三万多字的纪实文学,名曰《情悠悠》,并带着初稿携妻儿千里迢迢去成都拜访小叶及一些帮助过他的恩人。

生兄是个写作多面手。对联、诗歌、雷歌、故事、报告文学、通讯报道样样都写,样样都有特色,尤以写小说见长,而写小说又以写爱情见长。从他所写的中、短篇小说里看,极少见他痛心疾首写坏人。我曾经问,你老兄正好

活在荒唐岁月、受尽抑制、欺凌，看尽狰狞面目，吃尽苦头，为何笔下的人与景大都是那么美好？他坦诚地说：“虽然我受尽磨难，但我村里很多人同情我，在成都治病长时间，旅馆的服务员、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，我工作后，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……毕竟好人是多的，应该尽力地颂扬世上的真、善、美！”

生兄的小说，语言朴素，故事性强，人情味浓，字里行间荡漾着淡淡的雷州红土气息。如《鬼镇坡月圆》，就洋溢着红土人情味。浪子周岸赌博惨输后，家徒四壁，村长江锦涛不但给他送来了年糕、粮、肉，而且送来了人间的温情。在村长的鼓励下，周岸痛改前非了，汇同村长一家在鬼镇坡种下了香蕉……该情节曲折跌宕，尤其感人的是，在江萍、江蓁姐妹与周岸的感情瓜葛中，江萍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。这里，包含着雷州人朴素的情感，与其说之愚昧，我们不如欣赏为一种崇高，一种朴实的崇高。可以说，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了雷州人的精神内核。因此，我建议读者好好读读这本书，相信读后会颇受裨益！

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六日于雷城

目 录

序 一	何银华 (1)
序 二	黄荧炽 (4)
弯弯曲曲的正直人	徐文学 (9)

第一辑: 小 说

城里飞来的凤凰	(2)
桂 花	(9)
鬼镇坡月圆	(39)
烈胆柔情	(50)
选秘书	(57)
急 雨	(62)
春暖寡门	(64)
恋情深深	(73)
周老汉	(76)
采访记	(78)
动 力	(80)
点麻子风波	(82)